

谨以此书献给挚爱的亲人！

无论世界多残酷， 你始终温暖如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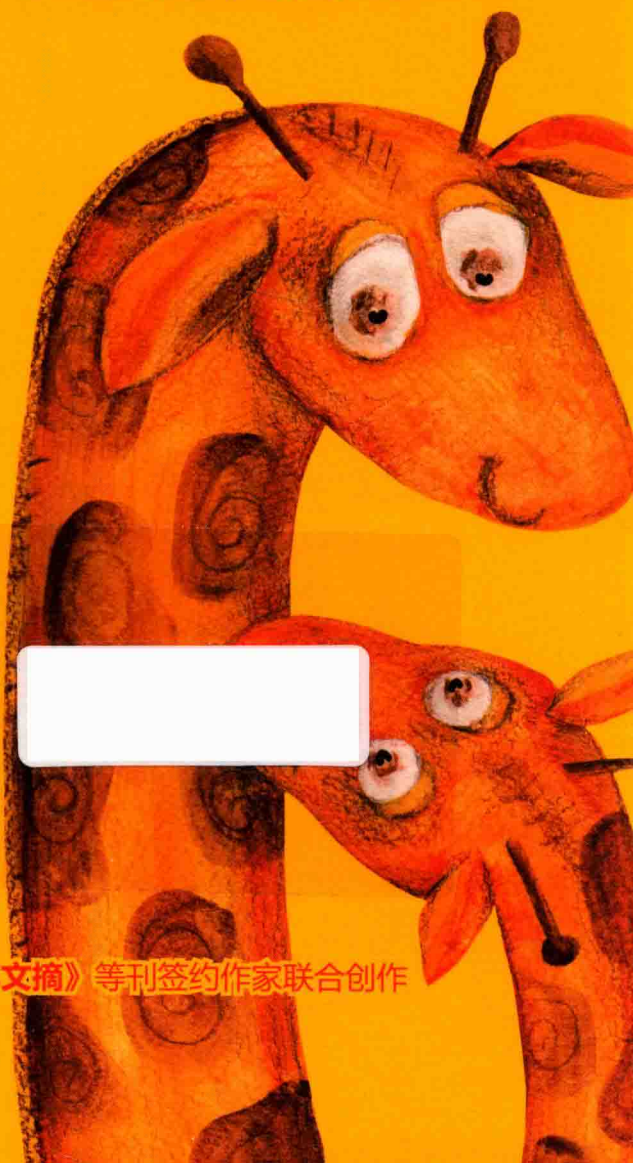
王国民 等著

累计
超3000万读者
好评及点赞

一家人的温暖共读，
一辈子的亲情记忆！

30位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等刊签约作家联合创作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

无论世界多残酷， 你始终温暖如初

王国民 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论世界多残酷，你始终温暖如初 / 王国民
等著. -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7.9

ISBN 978-7-5317-3953-1

I. ①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8791 号

无论世界多残酷，你始终温暖如初

WULUN SHIJIE DUO CANKU NI SHIZHONG WENNUAN RUCHU

作者 / 王国民 等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邮 编 / 150080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字 数 / 178 千

版 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/ 8

印 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953-1

定 价 / 3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有一种爱，它不需要过多的言语

- 父亲的秘密 汪 洋 003
- 一只走失的饭盒 王国民 009
- 那个离你最近的人 王国民 012
- 最初的温暖 王国军 015
- 父亲种草莓 汪 洋 019
- 母亲住在一朵云里 石 兵 024
- 爸爸的眼睛 刘秋绿 030
- 那个总是输给我的人 张军霞 033
- 俺娘不是笨老婆 顾文显 037
- 妈妈不会所有的本事 张军霞 040

第二章

无论世界多残酷，你始终温暖如初

- 045 马俊茹 母亲啊，母亲
- 051 马俊茹 我的老父亲
- 054 王国民 妈，请牵着我们的手回家
- 060 王国军 下辈子，不要做漂亮女人
- 069 殷贤华 一幅地图
- 072 殷贤华 一家人的依赖
- 075 汪 洋 梦里香甜柚子糖
- 079 王树军 拾荒的母亲
- 082 张军霞 猜猜爸爸妈妈的晚餐

第三章

时间呀，可不可以慢慢走

有一种亲情会让你泪流满面 苏 洁 087

你温暖了我生命的岁月 苏 洁 093

对兄弟的另一种解读 王国民 100

父亲，我是你心中永远的痛 王国军 108

未曾顿悟已经年 李良旭 112

生命的自我修行 李良旭 117

红色的五月，黑色的六月 流 冰 122

父亲的爱里有片海 陈振林 125

风中读诗的男孩 王举芳 130

用云朵织成的蓝围巾 王举芳 133

第四章

心心念念，最牵挂的是你

- 139 刘万里 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
- 142 刘万里 那年冬天的雪花
- 145 陈振林 女儿，女儿
- 150 王国民 不是每一朵花开都需要理由
- 157 犁 航 有一种乐器叫拐杖
- 163 秋子红 妈妈做的棉布鞋
- 166 秋子红 大哥的麦地
- 169 罗从政 醉酒的父亲
- 173 牛 虹 母爱像首歌
- 176 覃寿娟 让我来暖你的脚

第五章

那座叫亲情的山，它一动不动的

- 父亲的箴言 张以进 185
- 母亲，为您燃一盏心灯 王霞 189
- 你是我的阳光 王霞 192
- 水中月 周国华 196
- 亲爱的姐姐 覃寿娟 200
- 光阴里隐藏着多少爱的温柔 王国民 205
- 哭泣的雪花 张素燕 213
- 宁愿为你，让阳台花开 张素燕 217

第六章

如果可以，我想成为你的骄傲

221 季 锦 有一种妥协叫父爱

224 叶梅玉 假如能过完这个生日

227 余显斌 一百八十封信件

232 余显斌 跟踪老爸的女孩

238 宋炳成 母亲的钱袋

242 邵茹波 我平凡的父亲母亲

第一章

有一种爱，它不需要过多的言语

父亲的秘密

汪 洋

“十四夜，送蛴螬，蛴螬公，蛴螬婆，把你蛴螬送下河……”在每个翻春之日，这首好听的民谣都会回响在川北山乡一带。人们欢聚河边共度“蛴螬节”，一边执灯祈求健康平安，一边将蛴螬送入水中。

看着划动四肢，自由自在远去的蛴螬，我在心里祝愿：“蛴螬公，蛴螬婆，一路走好，一路平安，别再被抓住了！”这话说给蛴螬听似乎有些矫情，但这真的发自我的内心。其实，在蛴螬节里，蛴螬是以瘟神的形式存在的。但于我而言，蛴螬不是瘟神而是救星。也许没人能想到，被当成瘟神的蛴螬，会是我中药里的一味药引！因此，对蛴螬我一直歉意颇多。

这歉意不仅与我流鼻血的经历息息相关，还藏着另外一个人自认为隐藏得很好的秘密。

那时我还在读初中。鼻血总是毫无征兆，说来就来。洗个脸或打个喷嚏，我都特别小心，生怕一不留神鼻血就喷涌而出。这提心吊胆的生活，让我很苦恼。对此父母也一筹莫展。

后来他们带着我开始寻医问药，可吃了医生们开的各种各样的

药，鼻血仍然控制不住。连医生们也无可奈何，一时间我悲从心生，意志消沉起来。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更迫切地为我寻找着治疗良方。

一个周日的上午，我正在家里看书，隔壁婶婶喜滋滋地走了进来。她看了看我，而后对父母亲说：“听人说，县城里有个草药医生，专治流鼻血，很多人都被他治好了。”婶婶的消息，顿时让父亲脸上大放异彩：“真的？”“我还能骗你们？”婶婶一脸自信。父亲迫不及待地站起身，要立即出门去找那个草药医生。

想想过去的求诊经历，我合上书劝道：“爸，没用的，不要费那闲工夫。”父亲只看了我一眼，并未停下脚步。母亲说：“娃娃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咱们都要试试！”父母的关心，我当然理解，便不再说什么，但心里还是不安。

下午，父亲兴奋地提着几包药回到家。母亲满脸期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父亲答道：“那个医生说这药要是没效，他不仅不收分文，还包赔。娃儿流鼻血的毛病算是有希望了。这药还得加一味药引，今晚我就到城外去找。”

我纳闷：到底需要加一味什么药引，还要到城外去找？晚饭后，父亲拿着手电筒，提着塑料桶出了门。我问母亲：“爸这是要找什么药引啊？”母亲难以掩饰眉宇间的高兴：“那个医生说，这药加入蛭蟥后，药效会更好些。”

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颤：“爸爸去弄蛭蟥做药引？不会吧？”印象中父亲对蛭蟥好像很有感情，好像是因为他小时候一条蛇要咬他，一只蛭蟥突然跳出来，挡住了蛇。记得有次与父亲一起去餐馆吃饭，

邻桌点了一道叫“辣得跳”的菜。不知就里的父亲，忙问服务员这是道什么菜，服务员介绍道：“这道菜也叫火爆蛰蟆。先生，您想要来一份吗？”

父亲没回答，起身便走，说要换个地方吃饭。我忙问缘由，他愤愤不平：“火爆蛰蟆，这家店太黑了，怎能这样呢？那些吃蛰蟆的人，也不是啥子好东西。”我学识尚浅，只知道蛰蟆就是青蛙，是一种对庄稼很有益的动物，应该被保护。因此，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之下，我也不禁讨厌起吃蛰蟆的人来。但现在呢，父亲要拿蛰蟆做药引，这不是背离了他的原则吗？我决定等父亲回来一定要劝他放了蛰蟆。

夜里，父亲提着装了十多只蛰蟆的塑料桶回来。蛰蟆们全然不知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，在塑料桶里活蹦乱跳。父亲催促母亲快些熬药，而后从塑料桶里抓出了一只蛰蟆。在父亲宽大的手掌里，那只蛰蟆的双眼鼓得圆圆的，四肢拼命挣扎着。可任凭它怎样挣扎，也逃不脱父亲那充满力量的手掌。

看蛰蟆可怜的样子，我的同情心泛滥起来，走到父亲面前说：“还是放了它吧。那个草药医生肯定乱说，蛰蟆做药引，哪跟哪的事啊！”

“没听说过才独特。”父亲不由分说，将那只蛰蟆扔进药罐，合上盖子。

我清晰地听到那只可怜的蛰蟆在药罐里扑腾的声音，由强至弱，最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。目睹了蛰蟆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悲哀之情。看着父亲兴奋的表情，我突然有些厌恶：真狠心，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被他活活闷死了。我不忍再想那残忍

的一幕，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良久，父亲端着冒热气的药碗走了进来。闻到碗里散发出的药味，我有种前所未有的厌恶感。想到这药水里有蛭蟆挣扎死去的无奈叹息，我的厌恶感更加强烈，故意不去接父亲手里的药碗。

一直端着药碗的父亲，见我半天不动，有些急了，催促道：“娃儿，快点喝了它，喝了你就不流鼻血了。”

我看向父亲。他的眼睛里丝毫没有对那只惨死的蛭蟆的怜惜，有的只是要我喝药的期待。我忍无可忍：“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残忍吗？那可是一只活生生的蛭蟆啊！”“一只小蛭蟆，有什么大不了。只要你的病能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”父亲笑着说。

“我不喝！”刹那间，我的倔脾气上来了。

“快点喝了它，不然等会儿凉了。医生说凉了药效会打折扣的。”

“我不喝，就是不喝。”我伸手去推父亲手里端着的药碗。

父亲毫无防备，以为我伸手是要去接药碗，但瞬时药水泼溅而出，溅得他满手都是。他一愣神，药碗“啪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上。

药碗碎裂的声音，使我很震惊。我赶紧看向父亲，发现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怒火。我突然有些害怕，害怕他会打我骂我。但父亲眼里的怒火一闪而过，之后便一言不发地弯腰去拣地上的碗碴。这时，母亲冲进房间，一脸担忧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父亲看了一眼母亲，平静地说：“去把药罐里的药倒了，把桶里的蛭蟆也放了，重新给娃儿熬药。”

母亲神色诧异，但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出了房间。看着俯身拾拣碗碴的父亲，我一时不知所措。父亲俯着的身影有些佝偻，显得无力而

苍老。我虽然依旧对父亲将一只活蛭蟆扔进药罐的行为感到厌恶，但又觉得自己太过分，他毕竟是为了给我治病。

父亲一直没有说话，拣完地上的碗碴后，默默地走出房间。看着父亲落寞的背影，我对他的厌恶顿时消于无形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愧疚。

不久，父亲再次端着药碗走了进来，一脸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这回没有蛭蟆了。”我接过碗，将苦苦的药水喝得一干二净。

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几乎每隔两天，父亲都会在晚上出去一趟。而我则乖乖地按时吃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流鼻血的毛病竟渐渐好转，并且从未复发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前往西藏拉萨工作。位于青藏高原的拉萨氧气稀缺，低海拔上来的人在气压骤变中，很容易出现流鼻血的现象。但我这个在低海拔都能流鼻血的人，在青藏高原竟从未流过鼻血。

一天，我正在世界海拔最高城市日喀则进行采访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流过鼻血吗？听说高原上很干燥，容易流鼻血。”“没有，我好着呢！”我高兴地报平安。

“多亏了那些蛭蟆……”父亲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赶紧停了下话。

我知道父亲想要说什么。其实，我早就发现了父亲藏着的秘密。在吃药的那些日子里，有次我从垃圾旁经过，发现药物残渣里有很多被煮得只剩下骨架的蛭蟆残体。这时我才明白过来，我吃的那些药里，一直都有做药引的蛭蟆。

发现这个秘密后，我没有莽撞地找父亲理论，也不再厌恶他。我明白他想我早日痊愈的那份苦心。我不知道流鼻血的毛病治好，是否归功于那些命归九天的蛭蟆，但其中肯定饱含了父亲对我的无限爱意。

现在，我依旧保守着蛭蟆药引的秘密。听着《正月十四送蛭蟆》的民谣，看着渐渐隐入水中的蛭蟆，希望我的祝愿和歉意被所谓“瘟神”的它们听到。但我却唯独不希望父亲知道，我只想这份对蛭蟆的真诚祝愿和歉意，成为儿子对父亲的秘密！